

鹊华秋色

——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

李铸晋 著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
Copyright ©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鹊华秋色：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 / 李铸晋著. — 北京：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8.7
(细节阅读)
ISBN 978-7-108-02802-0

I. 鹊… II. 李… III. ①赵孟頫 (1254~1322) — 人物
研究②赵孟頫 (1254~1322) — 中国画 — 艺术评论
IV. K825.72 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6993 号

责任编辑 张琳 杨乐

装帧设计 杨林青工作室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

邮 编 100010

图 字 01-2007-1892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 毫米 × 880 毫米 1/16 印张 20.25

字 数 269 千字 图片 63 幅

印 数 0,001—8,000 册

定 价 38.00 元

NO. 12
Z311.3

鹊华秋色

——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

李铸晋 著

赵孟頫研究的契机（作者序）………… 4

赵孟頫的生平

赵孟頫的世系 …… 7

赵孟頫的师承 …… 19

赵孟頫一家的艺术与文学 …… 37

赵孟頫仕元的几种问题 …… 49

赵孟頫的画艺

赵孟頫红衣天竺僧图卷 …… 73

吴兴赵氏三世人马图卷 …… 85

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 …… 115

赵孟頫二羊图卷 …… 225

赵氏一门三竹图卷 …… 289

赵孟頫研究的契机

4

在中国的文化艺术史上，赵孟頫无疑是一位最复杂且最难了解，但却是成就最高的中心人物。虽为宋宗室，却生长在南宋赵家已至穷途末路之时。及其壮年，更亲眼目睹南宋为蒙古人所征服，导致其大半生都生活在蒙古人的统治下。这样一位极其聪慧而又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，身处变乱纷呈的宋末元初社会，其内心所感受到的痛苦可想而知。然而表面上，赵孟頫似乎颇能适应那个大时代，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），其接受元世祖忽必烈的邀请，成为首批南人赴大都（北京）之廷任高官之一员，这个个人决定不仅为其一生之转折点，更为宋元之间的文化困境打开了一条新出路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赵孟頫经历的是元朝最英明的皇帝忽必烈的在位时期，忽必烈首先重用汉人，在政治上力求华化，而后更任用南人来建立其功业，赵孟頫能够深刻了解忽必烈的方针，此亦为其过人之处。对我本人而言，赵孟頫研究也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新开端。我虽打小对文学艺术皆有兴趣，然对赵孟頫并无所知，可谓我开始接触赵孟頫的机缘并不算太早。小时习字时但以汉碑（《史晨碑》）为主，并无接触赵字，而文学上所读又皆为唐诗宋词，对元文学全无闻问。及至小学、中学的美术课程，一直都以铅笔、炭笔及水彩为主，没有国画课程。我在中学期间的兴趣则大半在电影及小说上，从无走入元朝文艺之路。大学时代正当抗战期间，我因主修英文而读了不少英、美文学名著，后来在一偶然机会下开始接触美术史。之后赴美留学，专攻西洋文学及艺术名作之余，我对中国传统艺术开始有了粗浅认识。

开始任教之后，由于身为中国人之故，每每都需回归中国文化传统，我因此才开始专注于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研究。那时的美国正

值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对亚洲历史文化普遍都有浓厚兴趣，与此同时，台北故宫正式建馆，开始有正式的研究设施。而日本的汉学研究一直都十分蓬勃。也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我沉浸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，并开始对赵孟頫及元画展开深入探索。

从着手赵孟頫研究至今，转眼已过了大约半个世纪。期间由于堪萨斯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对中国美术史教学的注重，以及克利夫兰博物馆对收藏元画持续不断的兴趣，使得整个元画研究相当蓬勃。许多关于元代书画家（包括钱选、赵孟頫、鲜于枢、李衍、高克恭、曹知白、盛懋、陈汝言、康棣、方从义、普明雪窗、朱德润、黄公望、吴镇、王蒙、倪瓒、王冕等人）的博硕士论文或学术专论都已出版。我们可以说元画研究以其特别丰富的收获，成为中国断代美术史上发展最大的一个朝代。

在此，我希望这本论文集可以作为一个里程碑，将来若有其他机会，我亦期待我的其他元画专论文章也能结集成册。



识

二〇〇三年冬

赵孟頫的生平

赵孟頫的世系

在赵宋宗室的世系里，有许多杰出的画家和书法家，其中的赵伯驹、赵伯骕两兄弟，更是南宋时代青绿山水画的佼佼者。因其「伯」字辈分，与赵孟頫的高祖赵伯况属同一辈，所以一些研究者可能一时不察，便阴错阳差地把赵伯驹列为是赵孟頫的曾祖父；这个错误，李铸晋教授以抽丝剥茧的方式，不厌其烦地详述赵孟頫的世系，最终证明赵伯驹与赵孟頫，并非曾祖父与曾孙的关系，最多只能说是同为赵宋宗室的远房亲戚罢了。

元代画家中，其政治、文化地位最高，影响最大，而艺术成就最为特出者，大概莫过于赵孟頫了。

关于赵氏的成就，笔者曾在本刊（编按：此指《故宫季刊》）发表过赵孟頫《鹊华秋色图卷》一文（第3卷第4期及第4卷第1期），其后又在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发表《赵孟頫二羊图之意义》（第6卷第1期）。最近又有机会对赵氏之生平及其艺术做了一些研究，涉及若干问题，愿在此陆续写下，供大家参考。

有关元代画史之研究，近十几年来，可谓十分蓬勃。以最近几年所出版的书籍而论，已有八种之多：《元四大家：黄公望、吴镇、倪瓒、王蒙》（台北：国立故宫博物院，1975）；张光宾，《元代书画史研究论集》（台北：国立故宫博物院，1979）；何惠鉴等，《黄公望、吴镇、倪瓒、王蒙》（《文人画粹编》，第3册，东京都：中央公论社，1979）；傅申，《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》（台北：国立故宫博物院，1981）；陈高华，《元代画家史料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80）；姜一涵，《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》（台北：联经出版社，1981）；James Cahill, *Hills Beyond A River* (New York: Weatherhill, 1979)（编按：此书已译为中文《隔江山色》，由台湾石头出版社出版）；John D. Langlois, Jr. Ed., *China Under Mongol Rule* (Princeton, N.J.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81)。最近台北又出版了《元人传记资料索引》（编按：此套书籍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出，目前已出有五册），这些书籍对于元代画史之研究，提供了不少参考材料。其他有关元代书画之论文，亦为数不少，尤以美国为甚，近来以元画为博士之论文者，其数亦颇为可观，所论及者计有：钱选、高克恭、鲜于枢、李衍、任仁发、盛懋、方从义、倪瓒、王蒙、顾瑛、王冕、黄公望、陈汝言，以及元宫廷画和元花鸟画等。反映了目前对元画之研究，正在蓬勃发展中，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现象。

对于元画之研究，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，赵孟頫都是一位

中心人物。除了以上所提及笔者发表的两篇有关赵孟頫之论文外，近来比较专门的研究有姜一涵之《赵孟頫书湖州妙严寺》（《故宫季刊》第10卷第3期）及《赵氏一门合札研究》（《故宫季刊》第11卷第4期）、陈葆真的《管道昇和她的竹石图》（《故宫季刊》第11卷第4期）、张光宾之《辨赵孟頫书急就章册为俞和临本》（《故宫季刊》第12卷第3期）、高居翰原著颜娟英翻译的《钱选与赵孟頫》（《故宫季刊》第12卷第4期）、郑瑶锡之《元赵孟頫的书法与其对后世之影响》（《故宫英文双月刊》第12卷第4期）、傅乐淑的《万柳堂图考》（《故宫季刊》第14卷第4期）、穆益勤之《赵孟頫的绘画艺术》（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80年第4期）、Richard Vinograd之《赵孟頫江村渔乐图》（*Artibus Asiae*, 40: 2-3）、李雪曼的《赵孟頫江村渔乐图》（*The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*, Oct. 1979），以及笔者之《元初蒙古统治下吴兴艺术的发展》（收录于 John D. Langlois, Jr. Ed., *China Under Mongol Rule*）。以上乃最近一般元美术史学者对赵孟頫研究之具体成果。

除了以上所提起之外，在现有的资料中，历史之材料、地方志、文集、书画史籍，以及现存的书画卷轴上，有关赵孟頫的资料，可说是在元代画家中最丰富的。现拟加以整理，以札记的体裁陆续发表。材料既多，问题也愈复杂，错漏在所难免，尚祈海内外从事美术史研究之同道，能于赐正为感。

赵孟頫的家世，据一般所知，是宋宗室。然未得其详。最近因研究某些问题，特地把他的家庭世系，逐步澄清。赵宋的世系，在宋史中记载得颇为详细。^{〔注1〕}自宋太祖以下，每一代排名的第二个字是完全一致的，在世代的关系上，交待得较清楚，因而一些问题也较易于解决。

根据《松雪斋文集·外集》之《五兄圻志（代侄作）》，^{〔注2〕}赵孟頫的世系已显示大半。这篇志是由赵代他的侄子由辰为其五兄孟頫（1251—1305）之死而作（孟頫行七）。孟頫在宋朝时，曾以父荫任微官。入元之后，即退隐，“日以翰墨为娱”且喜与名僧游。

孟頫在志中提到其家世：

先君讳孟頫，字景鲁，姓赵氏。宋秀安僖王至先君六世矣。宋南渡，自大梁来居吴兴，遂为吴兴人。曾祖师垂，宋太师，新兴郡王，谥恭襄……祖讳希永，宋朝奉直大夫，华文阁赠通议大夫……考讳与峕，宋正议大夫，户部侍郎，赠银青光禄大夫……

由是可知，孟頫之先人，自秀安僖王南渡之后，即世居吴兴，至孟頫是为第六代。如果继续从宋史追溯其世系，则可知其为宋太祖第四子秦康惠王德芳之后裔。自宋太祖以来，孟頫是为第十一代，其世系表如下：

太祖匡胤—德芳—惟宪—从郁—世将—令僧—（南渡后）子偁（秀安僖王）—伯圭—师垂—希永（戴）—与峕—孟頫。^{〔注3〕}

南渡之前，大概都世居汴京；南渡以后，则世居湖州。此为其家庭历史之概况。

以上所列的，只是一个正式的族谱世系。如果我们多注意一下，可以发现一些特点。首先，从世系来看。宋太祖有四子，但其中二子均早死，故仅剩二子。一为二子德昭，即燕王。另一为四子德芳，即秦王，是为太祖所传的另一支。这一支经过五世，至南渡时，大概和原来德昭的一系，已相当疏远。^{〔注4〕} 宋室南渡，或许许多宗室未曾南迁。而高宗的儿子却都早死，因此纳了子偁的第二子伯琮入宫，后来立为皇太子，是为孝宗（1163—1189在位）。子偁的长子伯圭仍保持其家的一支。^{〔注5〕} 由是，本来他们这支已跟皇室十分的疏远，却又密切起来，有了亲生兄弟之亲。孟頫虽然隔了五代，然而与皇室的关系，又因而较近了。以他这种关系，入元之后，因元世祖之召而仕元一生，是一个颇大的转变，以致受了不少的责难。

其次，在血统上，也有一个特别的问题。杨载在他的《赵文敏公行状》中，有如下的记载：

公讳孟頫，字子昂，姓赵氏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。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实生孝宗，始赐第湖州。故公为湖州人。祖孝太常府君早卒，无子。祖妣夫人郑氏，选同宗子之后。魏公本出兰溪房。时侍兄殿撰与麀倅湖州。夫人一见，爱其凝重，曰：“是真吾子，况昭穆又相当乎。”遂以上闻，内降许之。公魏公第七子也。^[注6]

11

以上所提到的是，赵孟頫的祖父希永早死无子，由其夫人选同宗子过继，结果选了与峕。这就是说，在血统上，他和他的祖父希永并无直接的关系。实际上，与峕是宋太祖第二子德昭的后代。但由于过继，这两支便合而为一。因此，孟頫可谓与太祖的两个儿子都有关系。在这一支上，他的世系应该如下所示：

太祖匡胤—德昭—惟吉—从节—世延—令续—子经—伯况—师璠—希瓌—与峕—孟頫。^[注7]

把这种关系澄清之后，我们可以将最近李雪曼所发表认为赵伯驹是赵孟頫的曾祖这一点，深入研究一下。李氏最近在 *The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* 曾发表《赵孟頫江村渔乐图》一文（Oct. 1979），曾引庄肃《画继补遗》中有关赵伯驹的一段：

赵伯驹，字千里，宋太祖七世孙。建炎随驾南渡，流寓钱塘。善青绿山水。图写人物，似其为人，雅洁异常。余与其曾孙学士，交游颇稔。备道千里尝与士友画一扇。偶流入胥士之手，适为官中张太尉所见，奏呈高宗。时高宗虽天下俶扰，犹孜孜于书画间，一见大喜。访画人姓名，则千里也。上怜其为太祖诸孙，幸逃北迁之难。遂并其弟希远召见，每称为王侄。仕至浙东兵马钤辖。而享受

不永，卒于是官。故其遗迹，于世绝少。余尝见高宗题其横卷长江六月图，真有董北苑、王都尉气格。（原见《画继补遗》，卷上，页3。1963年北京版。）

根据以上所录，李雪曼认为所谓“余与其曾孙学士，交游颇稔”之学士，应为赵孟頫。因赵为翰林学士承旨。按赵应元世祖之召，入京仕元，时为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）。庄为吴郡人，与赵熟识。故一切均吻合，似不成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文中所谓学士，系指赵孟頫。

然而，就前述及之两重世系而论，赵孟頫的曾祖，实不可能为赵伯驹。以他本身的血缘关系来说，他的曾祖的上一代，同为“伯”字辈的是伯况。如果从他的本家世系来说，他的曾祖是伯圭，即孝宗的哥哥，故又非伯驹。再者，自《宋史》中把赵伯驹的世系查出，则又与前面的完全不同：

太祖匡胤—德昭—惟忠—从谨—世恬—令峻—子笈—伯驹—师舒—希尧—与道^[注8]

这些都是十分明显的。所以从赵孟頫的种种关系来说，无论在血统或世系上，赵伯驹都不可能是他的曾祖。如果从太祖的二子德昭这支来看，则赵孟頫是惟吉的一系，而赵伯驹属惟忠的一系，二者完全不同系。

吴升《大观录》载有赵孟頫题赵伯驹《万松金阙图卷》云：

宋南渡后，有宗室伯驹，字千里；弟伯骕，字希远。皆能绘事，尤精傅色。高宗作堂，处伯骕禁中。意所欲画者，辄传旨宣索。此万松金阙图，断为希远所作。清润雅丽，自成一家，亦近世之奇也。孟頫跋。^[注9]

此画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，最近发表于《中国文物》第4期。该画

无赵伯驊款印，是否其画，并无确证。孟頫跋居首，行书五行，字迹佳妙，有款无印。这张画之题为赵伯驊，当系其首先鉴定。其后尚有二跋。倪瓚题诗，壬子春（1372）作，虽未提到伯驊，然其后二句“留得前朝金碧画，仙人天际若为招”，已暗示为伯驹、伯驊兄弟二人之作。另有张绅一跋，与孟頫之跋相似，兹录于下：

二赵度江，高宗初未之知。无于市肆涂抹，与庸工杂处。后为中官画扇，始经宸览，即召对。赐印皇叔，外人不可得。此名万松金阙，当是被遇后，写禁中景，故特工耳。齐郡张绅识。

除此三跋之外，尚有梁清标、安仪周藏印多方。画之作风甚为特别，其笔墨与米芾及赵大年相近，但亦有其特殊之处。山头青绿，而有直横墨点，与一般所谓青绿山水者，又有所不同，是一件重要的南宋初年作品。徐邦达在其附文中，提到下列一点：

又按：赵伯驊的画，明清时流传就极稀少。友人抄示梁清标题赵伯驹兰亭修禊图轴边跋，曾说：“余藏历代画七百余件，独伯驹兄弟画如麟角凤毛。幸购得伯驊万松金阙卷，有松雪、云林、张绅等题识，疑信半焉。闻严荦（戴明说）处藏一纨扇小幅松林栖鹤，有高宗题诗。借以相照，方知金阙卷无疑真迹。”可为此卷鉴定补证，附录于后。（《中国文物》，第4期，页8）

此卷是否即为伯驊所作，虽仍有问题，但赵孟頫之跋，却完全正确。如果赵伯驹确是他的曾祖，则赵必定会提及。然就跋内所言，似乎并无直接关系存在。故二赵间之关系，实难以证明。

因此，我们的结论是：赵伯驹与赵孟頫并无任何直接的关系，只是远亲而已。当然，还有其他可能存在。一是中国家庭常因无子而以过继的方法以延续香火。这种过继，通常在族谱或其他正式记录上，均漏而不载。在赵孟頫的父亲与曾尚未过继之前，再上溯三

代至“伯”字辈之间，有无因过继之关系，而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拉近，是很难说的。但推敲起来，这种可能性也不大。再者，《画继补遗》上所提到的“学士”，并不一定是指赵孟頫，或许另有姓赵的学士，是伯驹的后代。《元史》卷168，载有一位赵与黼（1242—1303），字晦叔，宋宗室。浙台州黄岩人。宋进士，为鄂州教授。宋亡，元世祖召见，为宋宗室任元官之第一人，累至翰林学士，谥文简。与黼既活至1303年，则庄肃1298年《画继补遗》成书之时，当已是“学士”了。按《宋史》世系表，赵伯驹之后裔，仅载有师舒、希彖及与道三代，尚未及“孟”字辈的一代。而这三代都似乎仅及宋，尚未至元。按，自“孟”字辈上溯，及“伯”字辈，已相隔四代，当不止曾祖了。若自“与”字辈回溯，则“伯”字辈恰为曾祖。据《宋史》卷216（页28），与黼的世系向上推是为希冲、师雍和伯沐。这和伯驹又有很大的距离。必也推至太祖二子德昭，方为共同之祖先。因此，与黼又似乎不是《画继补遗》中所提到的“学士”。或许另有伯驹的后裔，是“与”字辈的，为庄肃所提及，而现存的资料中已无可追寻，也有可能是庄肃本人弄错了。我们目前只能说，赵伯驹与赵孟頫之间，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

除了血缘和世系，二赵之间可能有其他的关系。这是可以在此补充说明的。原来伯驹、伯骥兄弟，虽寓钱塘，南宋初期，伯骥有段时期曾任湖州太守。^[注10]伯骥与伯驹同以青绿山水著名，因此伯骥的作品，很可能曾留传一些在吴兴一带，而为赵孟頫所见过。上面所提到的《万松金阙图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赵孟頫必定看过不少他的画，因此有充分的把握，来鉴定《万松金阙图》是他的作品，以画风而论，《万松金阙图》似乎有影响孟頫的《鹊华秋色图》之处。我们现在谈到青绿山水之渊源，认为元初（或宋末）发源于吴兴，以钱选、赵孟頫二人为主。^[注11]从钱、赵二人上溯，则可及赵伯驹兄弟二人。盖因南宋初年，作青绿山水的，以他们二人为主。此外，还有赵大亨是他们二人的阜隶；另有张训礼，也是学他们的。^[注12]因此，赵伯骥与吴兴的关系，可能是钱选、赵孟頫

二人青绿山水的渊源之一。还有，伯骥之孙希苍，字汉英，亦曾为湖州太守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（《吴兴备志》，第5卷，页36）。

当然，以上这些资料，大半都是根据《宋史》而来。而《宋史》也可能有错。钱大昕及赵翼，都曾批评过《宋史》的重复与错漏。^[注13]原因是《宋史》的撰修，虽始于元初，而赵孟頫亦曾参与编修工作，然而实际正式的撰写，是在元朝晚年1343至1345年间，由脱脱主持而修成。当时已是至正天顺年间，距元灭南宋已有七十年左右。有了这一段时间上的距离，许多资料也许因此消失了。《宋史》之编撰，大致根据南宋史官已备好之资料，在元世祖时，已写成一些稿子，故脱脱及其他学者，仅花了两年多的时间，写成宋辽金史，如此重大的工作，其中错漏，当不能免。尤其是论及宋宗室世系，在南宋末年，因为局势较乱，也不免遗漏了许多。例如：据载赵孟坚与其弟孟淳，属南宋伯圭的一支，即应与赵孟頫相当接近。^[注14]检《宋史》宗室系表，则查不出伯圭系有这一支。表中其他数处，虽列有“孟坚”与“孟淳”，但并非列为兄弟，且与伯圭系无关。^[注15]故仅可能是同名而已。而“孟坚”与“孟淳”其中总有遗漏之处，与《图绘宝鉴》所载，又有所不同。赵翼亦曾指明，《宋史》中北宋的资料极为充实，但论及南宋，尤其是南宋末年，就遗漏了不少。这是因元军入临安时，造成破坏的结果。而赵孟坚家居海盐，虽与临安很近，但他的世系，却无法弄清楚了。

但话又得说回来，既然赵孟頫、赵与峕以及赵伯驹的世系，在宋宗室表上都相当清楚，想来不致有大错。如果未曾记载，那可说是遗漏了，既然已经列出，而且赵孟頫本人也提供了不少他家庭的史料，我们还是认为赵伯驹与赵孟頫之间的关系，仍然不可能是曾祖与曾孙。我们只能说他们同是宋宗室，而且是远房的，并非直属一系。这一点是比较能成立的。但在画风的渊源上，他们却可能有一些关系，这一点，以后当详细论及。